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十四回 救難友知州遭戲謔 醫刑傷城壁走天涯

詞曰：官軍解投人多少，邂逅相逢好。聊施道術救英雄，一任鬼神猜疑道途中。邀他古寺話離別，哭訴無休歇；問君還有幾多愁？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——右調《虞美人》

且說冷於冰在玉屋洞修煉神書，斷絕煙火，日食草木之物。二年後，鬚髮紺碧，遍身長出白毛；六年後，盡行脫盡，仍復故形。但覺容顏轉少，不過象二〇七八歲人；抑且雙瞳炯炯，昏黑之際，可鑿百尺。歷了〇個年頭，雖無摘星換日、入石穿金大術，若呼風喚雨，召將拘神，以及移身替代、五行遁法，無不精通，皆《寶?天章》之力也。猿不邪得於冰御氣口訣，修煉得皮毛純白。那日在山上正彩了幾個異樣果子，要孝敬於冰，遠遠看見紫陽真人同火龍真人緩步而來；飛忙的跑入洞中，報與於冰。於冰整衣到洞外跪接。遙見二位仙師，一戴碧蓮冠，穿紫霞無縫天衣，鶴頂龜背，木質金形，鳳眼疏長，修眉入鬢，長鬚白面，身高七尺；一戴八寶紫金冠，穿大紅入雲龍衣，龐眉廣額，綠睛朱頂，隆準方頤，目有三角，面若赤丹，一部大連鬚紅須披拂項下，身高九尺，望之令人生畏。於冰心內道：「此必吾師火龍真人！」少頃，二仙到了洞門。於冰道：「不知二祖師駕臨，未獲泥首遠接，祈恕愚昧。」見白面者道：「汝弟子骨氣已有五分，何八道之速也？」赤面者道：「眼前似好，不知將來何如？」二仙相讓入洞，於冰後隨。二仙左右坐下，於冰正欲叩謝，只見赤面道：「此汝師伯紫陽真人也，與我同為東華帝君門人。」於冰兩叩拜，紫陽亦起立。火龍又令再拜，謝賜書之恩，於冰又拜。真人道：「兒童嬉戲之物，何以謝為！」於冰拜罷，又拜了火龍真人四拜，火龍命起立一旁。隨即猿不邪也來叩拜。火龍向於冰道：「你毫末道行，即收異類門徒，殊屬輕率！」紫陽道：「你當日收桃仙客，豈盡得道之時耶？淵源一脈，正是師作弟述。」火龍大笑。又顧於冰道：「年來鉛汞調和否？」於冰道：「尚未自然。」火龍道：「氣無升降，息定調之真鉛；念無生滅，神凝調之真汞。息有一毫之不定，形非我有，散而歸陰，非真鉛也；念有一毫之不澄，神不純陽，散入鬼趣，非真汞也。汝其勉之！」於冰唯唯。紫陽向於冰道：「修仙之道，宜速斬三屍；三屍不斬，終不能三花聚頂，五氣朝元；地仙可望，天仙不可得矣。故境殺心則凡，心殺境則仙。當於靜處煉氣，鬧處煉神。」於冰唯唯。火龍道：「你出家能有幾日，前後得許多異數，此皆修行人二三百不輕遇者；皆因汝立志真誠，純一不已，乃能得此。我與你師伯去後，你即隨便下山，周行天下，廣積陰德；若能渡脫四方有緣之客，同歸仙界，更是莫大功行。『法術』二字，當於萬不得已時用之，斷斷不可頻試，與世人較論高深，你須誠敬如一，始終弗懈方好。我於你有厚望焉！」說罷，二仙齊起，於冰與猿不邪跪送洞外；直待雲行天際，於看不見時方才起來。

入洞坐下，細想道：「祖師教我周行天下，廣積陰功，我該從那個地方周行？」猛想起當年到山西，遇一連城壁，雖係俠客，卻存心光明磊落，我愛其人；承他情送我衣服、盤費，心意極其誠切。屈指整〇個年頭，我在這玉屋洞修煉，家間妻子未嘗不思及，然隨起隨滅，毫無繫結，惟於他倒不能釋然。我如今要遵師命下山，卻心無定向，何下先到范村一行？但他這〇數年，生死遷移，均未敢定；自柳家社收伏二鬼，從未一用，我何不差他先去打探一番？他若在家，便去與他一會，就近遊遊山西五台，完我昔年志願，再周行天下未晚。想想，將葫蘆取出，拔去塞兒，叫道：「超塵、逐電何在？」只見葫蘆內起一股黑煙，煙盡處二鬼站在面前。於冰道：「我自收伏你們以來，〇年未嘗一用，究不知你們辦事何如。今各與你們符?一道，仗此可白晝往來人世，不畏懼太陽。此刻速去山西代州范村，查訪連城壁生死存亡。我再說與你們：他即改名易姓之張仲彥也。看他在家沒有，稟我知道。」二鬼領命，御風而去。至第五日午間，二鬼回來，稟覆道：「小鬼等奉命先到代州范村，查知連城壁即張仲彥，問他家中井灶諸神，於今歲六月初，去陝西寧夏縣看望他哥哥連國璽。小鬼等便去寧夏，問彼處土谷諸神，言三月間，連國璽因盜案事發，被地方官拿送山東泰安州，不知作何歸結。小鬼等又到泰安，始查知他弟兄二人前後事跡。」遂詳細細向於冰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連城壁等巡撫審後，仍令解回泰安，前日已從省起身，今日大約還在路上行走。」於冰將二鬼收入葫蘆內，歎息道：「連城壁雖出身強盜，他肯隱居范村，尚不失為改過知機之人；只可借被他哥連累，今拼命救兄，也還是義不容辭的事，並非去做強盜可比。我若不救，城壁休矣！」於是將猿不邪叫至面前，吩咐道：「我此刻即下山，或三五年〇數年回，我也不能自定。洞內有紫陽真人《寶?天章》一書，非同兒戲；吾雖用符咒封鎖在丹房，誠恐山精野怪，或明奪暗取，你無力對敵，今授你吸風吹火之法，妖魔逢之，立成灰燼；你再用本身三昧真火一煉，久暫皆可隨心應用。再授你指揮定身法，並借物替身法，你有此三法，保身降魔有餘，也是你在我跟前投托一場，以酬你〇年採辦食物，晝夜勤勞。你若仗吾法混行人間，吾惟以雷火追你性命！」猿不邪大喜道：「弟子蒙師尊大恩收錄，不以畜類鄙薄，已屬過望；今又蒙賞賜仙法，何敢片刻出離洞府，自取滅亡！」於冰一一傳授口訣，並以手書符指法，不邪頓首拜受。於冰又道：「嗣後若差二鬼回洞，你切莫視為怪物，擅用雷火，他們經與不起。」不邪道：「弟子從未與二鬼識面，須一見方好。」於冰從葫蘆內叫出二鬼，二鬼顯形；不邪見其形貌兇惡，亦稍有畏縮之心。於冰道：「爾等從今識認，日後也好往來。」說罷，收了二鬼，走出洞來。不邪跪送洞外。於冰將腳一頓，頃間遍身風雲，飛騰虛渺，不過半個時辰，早到山東地界。撥雲下視，見濟寧道上，有一隊人馬，約有二三百人。再一細看，隱隱綽綽似有幾輛車兒在眾人中間行走。於冰道：「是矣！」將雲光落下，緩步迎了上去。少刻，見〇數隊馬兵，腰懸弓矢，一個武官領著開路，從面前過去。又待了一會，有一百六七〇步兵，各帶兵器，圍繞著兩輛車兒行走，車兒內有七八個蓬頭垢面之人。於冰等他走到切近，高聲說道：「將車兒站住，我要說話。」只這一句，兩輛車兒和釘定住的一般，車夫將騾馬亂打，半步亦不能動移。眾兵丁深為怪異，忙問道：「適才可是你這秀才要和我們說話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我要和連城壁說話。」眾兵道：「連城壁是劫牢反獄，拒敵官軍，問斬決的重犯，你與他說話，自然是他的黨羽了。」於冰道：「我雖非他黨羽，卻和他是最厚的朋友。」眾兵大吵道：「不消說了，這一定是他們的軍師。」隨即就有七八個上來擒拿於冰。於冰用手一指，眾兵倒退了幾步，各跌倒在地，再扒不起來。眾兵越發大吵不已，又上來二三〇個，也是如此。眾兵見此光景，分頭去報守備、知州。知州從後面趕來看視。於冰見轎內坐著個官兒，年紀不過三〇上下，跟著許多軍牢衙役。但見：

頭戴烏紗帽，腳踏粉底皂；袍繡白雕飛，帶露金花造。須長略似胡，面麻微笑俏；斜插兩眉黑，突兀雙睛暴。書吏捧拜匣，長隨跟著轎；撐起三簷傘，擺開紅黑帽。敲響步兵鑼，喝動聲長道。鐵繩夜役拿，坐褥門子抱；有錢便生歡，無錢即發躁。官場稱為大老爺，百姓只叫活強盜！

只見那知州在轎內坐著，不住的搖頭晃腦，弄眼提眉。於冰心裡想道：「看他這輕薄樣子，也不像個民之父母。」知州到了面前，幾個兵丁指著於冰說道：「就是這秀才作怪！」那知州先將於冰上下一看，口裡拿捏著京腔問道：「你是個什麼人兒，敢在本州治下賣弄邪法？你這混賬猴兒，離忽到那個分兒上去了？」

於冰聽他口音是個直隸河間府人，便笑向轎內舉手道：「老鄉親請了！」那知州大怒，喝令鎖起來。眾衙役卻待向前，於冰用手向轎內一招，那知州便從轎內頭朝下跌出來，把個紗帽觸為兩半，頭髮分披在面上，口中亂嚷：「反了！」又罵眾衙役不肯拿人。

眾役一壁裡攙扶他，一壁裡來拿於冰。於冰向眾人唾了一口，個個睜著兩眼，和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又將書役兵丁周圍指了幾指，便顛三倒四，皆橫臥在官道上。

於冰走到囚車前，問道：「城壁賢弟在麼？」城壁在囚車內聽得明白，看了多時，早已認得是於冰，連忙應道：「小弟在此！」

於冰將他扶下車來。見他帶著手肘腳絆，用袍袖一拂，盡皆脫落在地。韓八鐵頭各大喜，於冰見他兩腿腫脹，不能步履，輕輕提起，攬在腋下，行動如飛，片刻走了□二三里，到一破廟中。城壁先與於冰磕了幾個頭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弟今日莫非已死，與大哥幽冥相會麼？」於冰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何為幽冥？」城壁卻要訴說原由，於冰道：「賢弟事我已盡知，無庸細說。」

城壁道：「一別□年，大哥即具如此神通，非成得真仙，焉能諸事預知？」於冰將別後事，亦略言大概。城壁道：「天眷勞人，也不在大哥拋妻棄子一番。」說罷，又叩頭不已。

於冰道：「賢弟不必如此，有話只管相商。」城壁道：「弟同事之王振武、韓鐵頭等七人，俱系因救家兄陷於羅網，今弟脫離虎口，怎忍使眾友遭殃？仰懇大哥大發天地慈悲，也救渡救渡罷！」

於冰道：「賢弟，我今日救你，本是義法欺公，背反朝廷的事。皆因你身在盜中，即能改過回頭，於數年前避居范村，這番劫牢，是迫於救兄，情有可原，故相救也。若論韓鐵頭等，自幼壯以至老大，劫人之財，傷人之命，目無王法，心同叛逆，理合正法才是；但念此輩為救令兄拚死無悔，斬頭瀝血，義氣堪誇；況賢弟得生，而決不一顧，豈不令他們視賢弟無情乎？也罷，待我救他們。」

於是手掐劍訣，口誦咒文，一口往官路上吹去。頃刻，狂風大作。這邊於冰作法，那邊韓鐵頭等見一秀才，將連城壁救去，大家驚為神仙。正在嗟訝之間，忽然天昏地暗，狂風一陣，吹得眾人眼都睜不起來，只覺得渾身繩鎖俱脫，身子飄飄蕩蕩，腳不著地。須臾之間，刮在一處，落在地下，七人睜眼一看，原來是連城壁與那一秀才，在一破廟殿台上坐著。

韓八鐵頭叫道：「連二弟，我們莫非是夢中相會麼？」王振武曰：「此位神仙爺是誰？如何認得賢弟，」城壁道：「此乃我盟兄，廣平成安縣冷於冰也。」遂將於冰棄家游外，在范村交結，後來遇仙成道，及今日來救之事，與眾人細說一番。七人大喜，上前來叩謝於冰救命之恩。於冰道：「眾位壯士！聽我一言：你等所為不端，理該受刑。今幸脫羅網，可埋名隱姓；待事定後，各可為良民，行些善事。若再為惡，禍到臨頭，再無人救你們了！」眾人道：「仙長之言當刻肺腑，我們敢不遵命！但某等渾身無塊好肉，兼之兩腿夾傷，不能行動，如何是好？」於冰道：「這有何難！」向空把手一招，眾人視之，地下有水一盆。於冰用乎掬水，含在口中，令他八人脫去衣服，與眾人周身上下噴口噴；水到其處，其傷立愈，與好肉一般。八人覺得通體鬆快，如釋泰山。隨即站起，和素日一樣。各穿了衣服，淨了頭臉；於冰又將符七道，遞與韓鐵頭等每人一道，說道：「此符不可遺失。你們在路上必有盤詰，若遇難走處，將此符頂在頭上，人便看不出你來，可保無事；三年以後，即不靈驗，可焚燒之。此地非爾等久居之處，大家散了罷！」七人泣下，叩謝於冰不已，又與城壁話別，方才去了。後來各為良民不題。

於冰打發七人去後，即面朝廟外，將劍訣一煞，那些兵丁衙役人等一個個陸續扒起，見無了囚犯，又亂嚷鬧起來，不在話下。於冰回身與城壁對面坐下，問道：「賢弟如今還是回范村，或別有去向？都交在愚兄身上。」城壁長歎道：「弟係已死再生之人，今蒙大哥救援，又可多活幾日；此後身家均付之行雲流水。只求大哥念昔日盟情，不加擯斥，弟得朝夕伺候左右，便是我終身道路，終身結局。設有差委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甘心。」說罷，叩頭有聲，淚隨言下。於冰道：「『出家』二字，談何容易。若象世俗僧道出家，不耕不織，假借神佛度日，受□方之供獻，取自來之銀錢，則人人皆可出家矣。依愚兄看來，賢弟還該回范村，養育妻子，教訓二姪成人。總文武衙門遍尋緝捕，也未必便尋到那個地方。」城壁道：「大哥意見，我亦明白了。不是為我出身強盜，便是為我心意不堅。」於冰道：「我若因『賊盜』二字鄙薄你，還救你怎麼？倒只怕賢弟心意不堅是實。今賢弟既願出家，不但大酒大肉一點咀嚼不得，就是草根樹皮，還有缺乏時候。」城壁道：「弟作惡多端，只願今生今世得保首領，不但酒肉，即吃茶水亦覺過分，尚敢縱飲暢啖，自薄衣祿！若怕我心意不堅，請住日後看，方信愚弟為人。」於冰道：「據賢弟話，這范村目下且不住了？」城壁道：「寧死絕滅，勢不回鄉！」於冰道：「這也隨你。我□年來，仗火龍真人易骨一丹，方敢在湖廣衡山玉屋洞修煉。此山居五嶽之一，風極猛烈，你血肉身軀，不但冬月，即暑月亦不能耐那樣風寒。賢弟可有知心知己的朋友親戚家，且潛藏一二年，日日蔬食淡菜，先換一換油膩腸胃，我好傳你修養功夫。」城壁道：「此番大鬧泰安，定必畫形圖影，嚴拿我輩；知心知己的人，除非在強盜家。我既出家，安可再與此類交接？只有一個人，是我母舅金縈之子，名叫金不換，他住在直隸廣平府雞澤縣趙家堡外，我與他是至親，或者可以安身。」於冰道：「他為人何如？」城壁道：「他當日原是寧夏人，自家母過門後，我母舅方知我父做強盜，惟恐干連了他，於嘉靖□六年搬移在雞澤縣。我記得嘉靖二□一年，我哥哥曾差人與母舅寄銀四百兩，我母舅家最貧窮，彼時將原銀發回不收。後聽得我母舅夫妻相繼病故，我哥哥又差人寄銀三百兩，帶表弟金不換辦理喪事，不意他也不受，將原銀付回。聞他近年在趙家堡，與一財主家開設當舖，只除非投奔他。但從未見面，還不知他收留不收留？」於冰道：「他為什麼叫這樣名字？」城壁道：「這也有個原故。我少時常聽得我亡母說，我母舅一貧如洗，生下我表弟時，同巷內有個鄰居，頗可以過得日月，只是年老無兒，曾出□兩銀子，要買我表弟去做後嗣。我母舅說，不但□兩銀子，便是□兩金子，也不肯。誰想那鄰居甚是愛我表弟，將家中私囊竟倒換了□兩金子，仍要買我表弟。我母舅只是不肯，因此叫做金不換。」於冰聽了，笑道：「我與你同去走遭，他若不收，再作裁處。」

說罷站起，將袍子脫下來，向地下一鋪；又取出白銀五兩，放在袍下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：「到！」沒有半個時辰，見袍子高起，用手揭起一看，銀子沒了，卻有大小襯衣二件，布袍一件，褲一條，鞋襪各一雙，外又有囊點心四□個俱在內。於冰著城壁將破衣盡去，急穿戴衣服鞋襪，扒倒又與於冰叩頭，於冰亦連忙跪扶，兩人復對坐。城壁將點心吃完，問於冰道：「適才諸物定是搬運法了？那袍下幾兩銀子，可是點石成金，變化出來的麼？」於冰道：「銀子是我□年前未用盡之物，有何變化？因不肯白取人衣物，送去作價耳！你說點石成金，大是難事，必須內外丹成，方能有濟，究亦損德誤人。昔雲房初渡純陽時，授以點石成金之術，止用爐中煉黃土一撮，便可點石為金，千百萬皆可立致，正道家所言：家有四兩土，敢與君王賭之說也。純陽曰：『此石既可成金矣，未知將來還原否？』雲房曰：『五百年後還原。』純陽曰：『審如是，豈不有害五百年以後之人？』雲房大喜道：『我未思及於此，只此一念，已足百千萬件功行，汝不久即晉職大羅金仙矣。』大抵神仙點者，五百年後還原；術士點者，二三年後還原；燒煉之人，以藥物配合鉛汞，九轉成金者，不過藉少增多耳！日積月累，亦可敷用，究係深費苦功之事。還有一種做銀人，或百日還原，或五月還原，欺人利己，破露必為王法重治；不破露必受天誅。還有以五□兩做一百兩，以三□兩做一百兩。以三□兩做一百兩者，其人總富得一時，將來必遭奇禍，子孫不出三世，定必滅亡，此做銀者之報！若知情心羨，情具代做使用者，罪亦如之。世間還有一種殘忍刻毒、貪利喪心的人，就如騾馬驢年老，其齒必平，而必苦加鑽剝鍛烙，使有齒可驗，愚弄買主；或將羊活剝皮，取其毛色生動，多貨銀錢，此等人現世不遭雷擊，來世必不能脫此報，其罪更甚於用假銀輩！奈世人只為這幾個錢便忍心害物，至於如此，彼何不回頭設想：假如來生亦轉騾馬驢羊等類，被人也是這般苦難，到底還是自身疼痛，是錢痛疼也？唐時來俊臣、周興，每食雞鴨，用大鐵罩扣雞鴨於內中，置一水盆，盆中人各樣作料，即五味等物，於鐵罩周圍用火炙之，雞鴨熱極口渴，互相爭飲，死後五味由腹內透出，內外兩熟，其肉香美，倍於尋常做法。試看兩人並伊子孫受報，比雞鴨受難何如？總之，雞鴨豬羊等物一出胎卵，便是人應食之物；須知他的罪只是一刀，若必使他疼痛百回，遲之又久而死，總爽口一時，亦不過化大糞一堆而已。損己之壽，薄於子孫之福，殺害既多，必撻鬼神之怒，禍端不期而至矣。」城壁聽了，通身汗下，道：「弟做強盜，跟隨我哥哥也不知屈害了多少人；他今自刎，屍骸暴露，弟等五刑俱受，苟且得生，皆現報也。弟今後也個敢望多活年月，只憑此一點悔罪之心，或可少減一二也就罷了！」於冰點頭道：「只要你時存此心，自有好報於你。此地麼雞澤縣千里還多，我焉能日日同你早行夜住？」隨令城壁將鞋襪脫下，於兩腿各畫符一道，笑說道：「此亦可以日行七百里，不過兩天可到雞澤矣！」說畢，兩人齊出廟來，向直隸大路行去。

正是：

玉洞遵師命，雲行至泰山；金蘭情義重，相伴走三韓。

